



· 中国新诗库 ·

ZHONG GUO XIN SHI KU

第一辑

徐
志
摩
卷

周良沛 编选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中 国 新 诗 库

第 一 辑

徐志摩 卷

周良沛 编选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中国新诗库第一辑

徐志摩 卷

周良沛 编选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930毫米32开本 4.5印张 3插页 2000行
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3 200

ISBN 7—5354—0161—9/I·143

定价：1.15元

卷 首

周良沛

徐志摩(1897.1.15—1931.11.19)，光绪二十二年(丙申)年腊月十三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保宁坊。丙申年，是1896，但腊月十三，是公历第二年(1897)1月15日。目前，多种书上误写为1896，大概是这个原故。初字极森，小字又申，谱名章垞。“志摩”这个名字是1918年离开北京大学出国时取的。是有志恢和尚在他幼时曾为他摩骨算命，说他“必成大器”，父亲望此话能应验，将志恢和尚摩过头者，取名“志摩”。他先代名虽读书，实为营商。沪杭两地也有他家金融业务，开钱庄、绸缎店、电力公司，在周围名气很大。五岁入家塾，十五岁从硖石开智学堂考入杭州府中学。有《镗锭与地球之历史》在友声校刊发表。1915年杭州第一中学毕业，即考入北京大学预科。同年十月，由家庭包办，与当时金融界巨子张家骥之妹张幼仪结婚。1916年春肄业于上海浸信会学院暨神学院(即沪江大学前身)，秋天入天津北洋大学预科。1917年秋入北京大学习法政。1918年夏拜梁启超为师，后与刘叔、董任坚同

轮赴美。至美入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系。1919改习银行及社会学。徐志摩说：“在二十九岁以前，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，或民约论的兴味，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，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，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，在二十四岁以前，诗不论新旧，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，我这样一个人如真会成功一个诗人——那还有什么话说。”这年6月毕业，得一等荣誉奖，9月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习政治。翌年9月得文硕士学位后去英国，入伦敦剑桥大学研究院为研究生，想从罗素，未能达到目的。夫人张幼仪冬日到伦敦，在离康桥六英里的沙士顿租了几间屋住。散步、划船，闲谈，看闲书，接交名士……也认识了民初任司法总长的林长民（林宗孟）和他女儿林徽因。并开始写诗，说他的“自我的意识”与“求知欲”都是康桥给他的。1922年送夫人到德国求学，不久，提出离婚。成为当时的一大社会新闻，梁启超写信劝道：“万不能以他人之痛苦，易自己之快乐”，“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，兹事盖可遇不可求……若沈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，挫折数次，生意尽矣，郁邑佗祭以死，死为无名，死犹可也，最可畏者，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，呜呼志摩，可无惧耶！可无惧耶！”①

① 《徐志摩年谱》。

后来(十月)回国，婚是离了，而家庭社会却不能原谅他。他父母认张幼仪为寄女，他本人和离婚的夫人反而通信更勤，感情更好。别人就更难明白了。他那切齿于“容不得恋爱”的《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》那么一批作品，都可以看到诗人那时心境的背景。回国后，历任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平民大学教授。卞之琳回忆听他讲课的情景时说：“徐志摩是才华横溢的一路诗人。他给我们在课堂上讲英国浪漫派诗，特别是讲雪莱，眼睛朝着窗外，或者对着天花板，实在是自己在作诗，天马行空，天花乱坠。现在我只记得他在讲课时说过：他自己从小近视，有一天在上海配了一副近视眼镜，到晚上抬头一眼，发现满天星斗，感到无比激动。这或多或少启发了他自己诗创作里常显出的一种灵感。”他的诗名虽大，总是以教授，学者的身份出头露面。讲课也有精彩吸引人处，也常借题发挥，跑野马，既不能成其为有分量的学术著作，作为课堂讲义也不太合格。朋友批评道：“志摩感情之浮，使他不能为诗人，思想之杂，使他不能为文人。”对此，徐志摩说：“我的幽默不容我不承认他这来真的辣入骨髓的看透了我。”

“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”，茅盾看全诗六节全在这一句上“回”呀“荡”呀的“那么一点微波似的轻烟似的”感伤情绪，是“圆熟的外形，配着淡

到几乎没有的内容”，又是“不是徐志摩，做不出这首诗！”艾青则认为，“我不知风在哪个方向吹”这句话，就是徐志摩自己一生的写照。

他是“新月社”的创始人。早在1923年底正式挂出“新月社”的牌子，成立俱乐部，就是他积极张罗的，在松树胡同七号租房子，请厨师，还是他父亲徐申如拿出来的钱。徐志摩说：“我们当初想望什么呢？当然只是书呆子们的梦想！我们想做戏，我们想集合几个人的力量，自编自演，要得的请人来看，要不得的反正自己好玩”。^①那时候，他自己也是在社会的舞台上演戏，人们象看明星的表演一样，看他的诗，谈他发表的情书和恋爱。他自己则宣称：“尝奋我灵魂之精髓，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，涵之以热满之心血，朗照我深奥之灵府。而庸俗忌之，辄欲麻木其灵魂，捣碎其理想，杀灭其希望，污毁其纯洁，我之不流入堕落，流入庸懦，流入卑污，其儿入微矣！”^②而他“云游”八方，忙于社交寻乐，广交三教九流，总是“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”，是免俗，又是入俗，是摆脱，又是陷进。“新月”的叶公超讲到当时“由于苏联文学势力进入中国，南方上海左派力量的扩大，‘新月’同仁感到需

① 《晨报副刊》（1925年4月2日）。

② 《复梁启超信》见《徐志摩年谱》23页。

要加以抵制，因此计划办杂志，开书店，设茶馆（供大家谈问题）。真是旗帜鲜明的讲道：“‘新月’，总是中国第一个反共的文学团体。”^①这不仅是叶公超个人、也包括胡适等人在当时的反动政治倾向，尽管不可能完全达到目的，也是竭力拉着这个社团跟他们转，《新月》自二卷起，人员变动，刊物也变得大谈政治。由“新月”主要成员胡适、陈西滢等办的《现代评论》，更是攻击鲁迅，挑动论战，同左翼文化针锋相对。就是徐志摩等“新月”同仁，叶公超也是说他们“书生本色和天真心性”，“要他们与凶狠的共产党作文字斗争，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。”

因此，看叶公超之流的“新月”是一种概念的“新月”，看那些“书生本色”者的“新月”，又是另一种概念的“新月”了。总之，人物很杂，一个人一个样。具体从徐志摩来讲，如果他与那些人泾渭分明，也就不能成为“新月”十年的中心人物之一。他可以不染指那些人的一些活动，总还是与他们同路的一个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。胡适说他是：“总是朋友间的‘连索’。”^②没他这讲义气，够朋友的“连索”、“新月”同仁是无法聚而散，散又聚的。而且，他还确实是热衷于诗的事业的一位诗人。

因此，近年来，大家都想着“做人第一，做诗

① 《联合日报》（1980年8月6日，台北）。

② 卞之琳《徐志摩诗重谈志感》。

第二。诗成以后，却只能就诗论诗，不应以人论诗。”^①

很多时候，为了让徐志摩的诗还能给它找到一点站得住的理由，总是想多强调一点他作品中思想的积极面，以作他可以存在的理由。这实际上还是以人看诗。在现实中，虽然不可能摆脱，甚至有时还确实需要这么作。但是，对一位在新诗运动中，不论是有过好的或坏的影响而值得注意的人物，他的存在，是不论你承认不承认，也都那么存在着。因此，我们只有认识那种新诗历史现象的责任与义务，却没有否认历史存在的权利。

是的，他的《先生！先生！》、《叫化活该》、《谁知道》等，确实表达了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，《太平景象》、《大帅》、《人变兽》等对军阀混战，涂炭生灵的景象，也有诗人的义愤，《梅雪争春》、《庐山石工歌》也非吟风弄月之词。为了证实他作品的价值，相对的讲，它们也确实不是消极的、毫无意义的作品。若回答那些认为徐志摩的作品只是一堆精神垃圾者，要“以诗为证”，也还是可以起到为证的作用的。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，个人主义者，从他的“民主”、“自由”的思想出发，以人道的精神对待劳动者，对军阀混战和爱国运动的正义感，我们是可以

① 胡适之《追悼志摩》，《新月》四卷一期。

当作品具有“进步倾向”的思想而接受的。但是，这些东西，并不是诗人突破自身阶级局限性的火花，也还是可以容纳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范畴内。如果没有一个公式断定资产阶级必定奉行卖国主义，那么，有些诗里表现他一些爱国的热情，就是对于这么一位“新月”诗人，也不奇怪。他的《婴儿》，是“言之有物”地期待他理想的诞生。艺术幼稚，却是研究徐志摩不应忽视的作品。他的《海韵》，在艺术上也很精致的，以挑战者的勇敢回答恶风浪的，被诗化了的浪漫主义的女郎，她追求的，当然不是革命者的理想，而是个性解放者在追求他的彼岸冒险冲闯时自我解放的快乐。诗人写此诗，自己本来就是罗曼蒂克的快乐绅士，但在“容不得恋爱”的社会，仍然有个性受到抑制之苦。因此，《海韵》中爱“大海的颠簸”的女郎所追求的、留恋的，虽然是虚写的，但是，她追求的勇气、热情、快乐，却是诗化、浪漫、感人的。一眼看来，可能会把《海韵》与《先生！先生！》当作两路作品来看，其实，是诗人同一人生观念的产物。

如果，试将刘半农的《相隔一层纸》与徐志摩的《叫化活该》相比，后者是突出乞讨者要“行善的大姑，修好的爷”赏赐的可怜像。前者是写屋外花子要冻死，窗里却嫌火热要开窗的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一种对比强烈的人世图，作品的平民意识

就强多了。再将同是“新月”的闻一多的《一句话》、《洗衣歌》与徐志摩“纪念三·一八”写的《梅雪争春》相比，就感到后者以笑梅“颜色还欠三分艳”来象征、对比“三·一八”惨案中的血，就写得太艳了。如他写穷人拾垃圾还“穷乐”一样。而闻一多“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/爆一声/‘咱们的中国!’”的那《一句话》，真似一个霹雳。《洗衣歌》中写那些客居异国的华工“流一身血汗洗别人的汗/你们肯干？你们肯干？”这后面的问号，是不用回答，又含着作者义愤的问号，它与前面“你们家里一切的脏东西/交给我洗，交给我我洗”相衬相比，这一声“交给我洗”，又是多么深沉而不外露的无奈之中所抑制的不满啊。前后一比，就容易突出地看到诗行中的那些积极的东西是活的，真格的东西，就是闻一多的东西。读者一想到闻一多，是把这些诗和他联在一起的。读者要想到徐志摩，绝不是想到《叫化活该》、《太平景象》、《人变兽》这些作品。提它们时，无非是当一种需要的说明的附件。

就是他那不好得出名的《秋虫》，其中“为世所诟病的一行诗：‘思想被主义奸污得苦’”，叫许多人对他睁亮了眼睛。对这位“思想之杂”的杂者，这一行诗，也确实可以说明他的思想倾向之恶劣。但是，这跟他到苏联，说“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，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”一样，也不能凭这句

话，就可以断言他倾向革命。他那咒骂左翼作家“借用普罗塔里亚的瓢匙在彼此请呀请呀舀着喝”的《西窗》，一开头就是一行英文“In imitation of T. S. Eliot”，仿艾略特。怎么看艾略特是另一回事。他《四重奏》的第一句“Time present and time past/ Are both perhaps present in time future”（现在的和过去了的，大概都在未来呈现），与那“请呀请呀舀着喝”这样的语言，大概找不到任何相“仿”处。要俏皮，不俏皮，说幽默，不幽默，毫无诗意，无非骂街。它还确实是为那“为世所诟病”的诗句而出名，而不得作为研究资料在选本里留下，否则，怕不会有人把它们当作正经的诗来读。

徐志摩的朋友说他“志摩感情之浮”是真的，说因为浮“不能为诗人”就假了。他不仅成了诗人，毫无疑问，还是一位有代表性的诗人，而且，恰恰在于他的诗也是“浮”的，轻飘飘的，如不食人间烟火的半仙在羽化。在读者眼里，他的名字是同“你我荡一支无遮的小艇”“你我创一个完全的梦境”“轻轻的我走了/正如我轻轻的来/我轻轻的招手/作别西天的云彩”这样的诗句联在一起的。正如茅盾所说：“圆熟的外形，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，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——轻烟似的微哀，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喟追求；而志摩是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代表者，志摩以后的继起者未见有能并驾齐

驱，我称他为‘末代诗人’，就是指这点而说的。”

这也确实“不是徐志摩，做不出”的，如朱自清先生所说：“他让你觉得世上一切都是活泼的，鲜明的。”^①所以有个在诗坛上徐志摩就是徐志摩的问题。从社会学上看到他诗的思想弱点与缺点，从艺术个性上看，又是他的特点。

在“五四”后，新诗中有的总难脱离旧诗、词、曲的窠臼，有的是对旧形式的反动，自由到散文化得不具有诗形了。徐志摩在这时，是真用口语入诗，甚至用乡语“硖石土白”写《一条金色的光痕》。象“假若我是一朵雪花/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……”是口语，明朗，纯净，又是富有音乐性的语言。被称作“格律诗派”者的主要诗人徐志摩，倒不是都写格律诗，他的自由体也还注意到语言节奏的和谐与律动。就象《一宿有话》，完全象戏剧上的对白，还没“白”得乏味，也是一种尝试。这也是对上述诗潮的反动。若视语言文白相杂和散文化为当时的诗弊，那么对诗弊的反动，是诗的进步，在它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之前，这种意义是确定的。产生它应产生的影响，也是自然的。这点，诗人讲的“单讲外表的结果只是无意义乃至无意义的形式主义”^②的意

①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诗集导言》。

② 《诗刊放假》。

义，看来在他讲求形式还不僵时有作用的。

在不少不讲求形式和艺术的作品涌出时，总是成全了那些讲求形式和艺术的作品，虽然不是无懈可击，也会吸引一些读者过来。到今天，也仍有借鉴作用，审美价值。何况他那“轻烟似的微哀”，淡淡的忧愁，也是每个时代，徘徊于社会和思想的矛盾之外者，在梦幻的恍惚和幻灭的怅然，沉浸于自我，或是摆脱不了自我的一点时髦的病态。这两个方面都会有它的知音，甚至为之着迷者，也是不为怪的。列宁讲到托尔斯泰的作品的思想矛盾，指出他的“忽抗恶”的说教的反动，又说他表现了农民在俄国革命来到时的思想和情绪而说托尔斯泰是“俄国革命的镜子”。茅盾同志分析徐志摩的《婴儿》是希望诞生新的政治，新的人生，又为自己所属的阶级命运，连见到革命的影子都害怕的两面心情。说这是“中国最忠实的反映”。这也是值得重视的论点。徐志摩一生，只留下一些可以品味的艺术小品，还没有笔触深入到社会、人生的深、广而震撼人心的大家之作。他现有的作品，要有茅盾同志说到的这种认识作用，那这种价值，就远在他作品的一切之上了。

随着徐志摩1931年由南京乘机上北平，泰山遇雾，机坠身亡，更重要的，是随着国难当头，以至于解放战争到开国之初的建设时期。人民是不会有

欣赏“轻轻的我走了……”这种情调。在这期间，连闻一多也是要“鼓手”，他对田间的选择，是历史的选择，因此，这时人们对徐志摩的淡漠、淡忘，也是时代的必然，不是人为的因素可左右的。

他十年之间，除主编了《晨报副镌》中的《文学刊》、《诗镌》、《增刊》，以及《新月月刊》、《诗刊》、有小说、剧本、散文随笔十余种，译作五种外。诗集有《志摩的诗》（北京中华书局1925，新月书店再版、内容有增删）《翡冷翠的一夜》（上海新月书店，1927年出版）、《猛虎集》（上海新月书店，1932年出版）。身后，由陈梦家编辑了他的遗诗《云游》（上海新月书店，1932年出版）。五十年后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包括以上四个诗集的《徐志摩诗集》。1981年后，先后重印了九次。

半个世纪后的读者，太多是对徐志摩毫无所知的。经过十年浩劫的文化沙漠期，读多了概念化、公式化的口号“诗”，突然看到徐志摩的诗，新鲜，好奇，喜欢，甚至狂热，都是可以理解的。过去，否定他的存在，抹煞他的价值与艺术特点，是反历史的，但是，读者今日的态度，除了是他的作品在这时平衡着题材、风格的生态作用，并非萌发出新的价值，或者由此而应该有个重新评价的问题。任何读者，对作家的选择，对作品的爱好，那是个人自己的爱好。如要编一套“历史”，说“五四”后中国

只有那么三几个诗人，又首推徐志摩，那是反历史的，同时也没读明白徐志摩的作品。

目 录

卷首.....周良沛(1)

北方的冬天是冬天.....	1
悲思.....	3
山中大雾看景.....	5
那一点神明的火焰.....	6
雪花的快乐.....	8
沙扬娜拉.....	10
落叶小唱.....	11
问谁.....	13
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.....	16
为要寻一颗明星.....	18
消息.....	20
月下雷峰影片.....	21
她是睡着了.....	22
五老峰.....	25
石虎胡同七号.....	27
先生! 先生!	29